



Goals Determine
what you are going to be

孙雄◎著

名利场·长篇揭秘小说

偷商 之嘴脸

永远战战兢兢 永远如履薄冰

天地大戏台 戏台小天地

人生祸福一张嘴脸

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Goals Determine

What you are going to be

孙雄◎著

名利场·长篇揭秘小说

偷商

之嘴脸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利场·偷商之嘴脸 / 孙雄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5008-4394-8

I. 名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5613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; (010)62379038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9.5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引子

某高级住宅区F栋别墅，因为煤气泄漏，突发一起火灾。幸得消防干警及时赶到，才制止了大火向相邻别墅蔓延。但是，原先装饰得富丽堂皇、雕梁画栋的室内，已被烧得只剩下斑斑驳驳的钢筋水泥板块，现场满目疮痍。一个外壳被烧得焦黑的高压锅特别引人注目，出气孔仍一个劲儿咝咝冒着热气。消防干警打开高压锅盖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：一个人头，被浑浊的汤水煮得面目全非，露出青白的颅骨。那已煮得不成样子的眼洞，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。

火灾牵涉出一宗人命大案，刑警接报，立即奔赴现场。

法医仔细检查后发现，额骨上留有一枪弹擦伤的痕迹。

死者年龄五十上下，身份未明。

这是一宗手段极其残忍的凶杀案，从其齐刷刷、且留有锯齿痕印的颈椎骨骼分析，死者头颈很可能是被电锯锯掉的。显然，极有可能系职业杀手所为，纵火灭迹，以逃避法律的制裁。

该案发生在二月一日，因此被公安机关列为“二〇一”凶杀案，又称“煮头案”。

碧蓝无垠的天空中，几簇悠闲的白云自由自在地漂浮着，不时组合成各种怪异的图案。

远处，传来一声清脆的鸽哨。眨眼间，一翅白羽从低空掠眼而过。

蓝天下，一圈高墙画地为牢，网住了一大群正在劳动改造的犯人。



简光光被投入监狱以来，特别向往监狱外面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更牵挂入狱前的那帮猪兄狗弟。

也许是心灵感应，就在简光光夜不成眠的时候，老同学唐义探监来了，还给他带来一只用报纸包裹着的烧鹅。

久违了！这诱人的美味。同舍监友围过来，还没等简光光揭开封纸，这只烧鹅就被监友来了个五马分尸，只给他留下一张皱巴巴、油渍渍的报纸。虽然他心里一百个不舒服，但脸上一点儿不满情绪也没有。没办法，从一个书生、一个小吏、一个商贩到一个犯人的角色转变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。在监里，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拳头就是硬道理，你如果有情绪，奖给你的只有火烧饼——巴掌。好在简光光是书生出身，吃不到香喷喷的烧鹅，有报纸这份精神大餐也可以聊以自慰了。

俯首，弯腰，简光光捡起地上的报纸，蹲到监舍的一角看起来。虽然是一个月前的报纸了，但他仍然从报眼看到报屁股，唯恐漏了一个字、一个标点符号。社会生活版不显眼的右下角有则消息，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，标题下还打了个大大的感叹号。消息的标题是《“煮头案”牵出案中案，吴骗子独吞巨款招杀身，女同伙颗粒无收怒煮头》。

读毕，简光光不禁毛骨悚然，头皮阵阵发麻，一颗有着枪伤的人头，忽悠忽悠直往眼前飘……

高墙铁网，监狱内，死一般静寂。

天花板顶上昏暗的灯光，透过歪歪斜斜的蛛网，折射到简光光青白的脸上。简光光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抱着头，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去……

1

碧波无尽的南海海岸线上有一个海港，退潮时可以看见港外几十块大小不一、犬牙交错的礁石，或昂首，或挺胸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护卫着港嘴，这就是颇具雄关之险的海牙港。

自古以来，海牙人就有勤劳、骁勇，且诡奇、善谋的性格特征，简光光也不例外。他有两个好兄弟，一个叫马才气，一个叫唐义，三个人都属虎，一九六二年出生。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，三个人一直同在一个班，老是聚在一起搞些恶作剧，被老师同学称为三条虫。

马才气人称长颈鹿，长得高高瘦瘦，鼻长、手长、脚长、屁股尖，整天坐不住，好动而富有冒险精神，老是想往外面跑，初中还没有毕业，担心“上山下乡”，就走出校门闯世界了。

老二唐义，长得矮小，人称矮冬瓜，性格文静，皮肤白皙，右耳内长着一颗红肉痣，脑瓜灵活，从小喜欢读诗写诗，颇有文人气质，清高自傲。

小弟简光光，身材纤瘦，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壳，走起路来颠颠耸耸的。这小子虽然长得头重脚轻，有点儿轻飘飘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，小学时练笔的字常常被拿到镇里展览。一位曾拜名家为师、后来被打成右派回了老家的张画师告诉镇里人，大头光这个人呀，头大能量大，长大了，准是个大书法家。

一九七八年，也就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简光光、唐义高中毕业，双双应考，以总分并列全县第一名的成绩，轰动了全县、全镇。

这一年高考，唐义真的春风得意，被大学录取，读了中文。

简光光就惨了，因为有个在台湾什么军人书法家协会当副会长的外祖父，政治审查不合格，落榜了。

简光光的外祖父，虽然是军人出身，但书法了得，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。一九三九年五月，外祖父十九岁生日那天，跟随国民党张自忠的部队，在阵地阻击日军，血战一天，整个连队百把号人只剩下十余个。趴在掩体上一动不动的他，被一颗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子弹吓昏了。清扫战场时，官兵以为他为国捐躯了，在把他从战壕里抬上了运尸车，他惊醒过来，双手紧紧抓住右下腹外的衣兜。这时，人们才发现，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正打在揣在衣兜里的一块墨砚上，墨砚被打成碎片，却保住了他的命。奉命撤下阵地换防后的一个月，他从副排长提升为连长。由于墨砚救了他一条命，他与书法便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一有空当儿，就磨炼书法。国民党兵败走台湾后，他从军界退职出来，办了家公司，经商之余，更是不离笔墨，书法大有长进，在台湾军界小有名气。

或许是因为这么一丝基因，简光光自小也爱好书法。初中时，海牙镇每逢节日或搞大批判运动，都要叫他写一大堆红红绿绿的墙头标语。大年春节写春联，邻里之间，更免不了要请他露露手。他则来者不拒，写春联，除了联纸、墨汁，无须其他投入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还可以趁机磨炼书法。大笔一挥，自有银钱入兜。虽说不多，碎银凑成堆，买鱼买肉，足够过年矣。爸高兴，妈欢喜，何乐而不为。

海牙镇有个小公园叫文化公园，是惠口县县委副书记焦言到海牙蹲点时，发动全镇老百姓，用义务工填平了一个大池塘建成的。从此，海牙人有了一处休息场所。

公园入口处，筑有一座几层楼高的假山，由内及外，自高到低，堆放着不同品种的花卉。与花卉相隔，是一圈细细密密的竹篱笆，篱笆与花卉弯弯曲曲构成一个空间，植满了青青如茵的草坪。

篱笆外，平常有好多闲杂人员，有从外地到海牙买鱼的小商贩，有进城挑屎挑尿作肥料的农民，也有算命看相、走街窜巷玩把戏的流浪汉……

眼看快到大年三十了，外乡人都回家了，平常熙熙攘攘的公园此刻显得空空荡荡。只有简光光的四方大桌旁，站了一列长龙，草草数一下，至少有二十几人，都是慕名而来请他写春联的。

简光光的身旁，有几个小孩正在跳绳。两个男孩，右手拎着绳子，相向摇

动着。绳子一会儿掠过地面，一会儿翻上空中。就在一上一下的弧线间，扎着辫子的小女孩，熟练地在绳子舞摆的空隙中跳跃着，不让绳子绊到肩颈或者手脚。小女孩脸上红扑扑，嘴上还欢快地唱着童谣：

隆隆隆，骑马去县城

县城人姓陈

橄榄双头红

红的摘去食

青的送媒人

媒人夸你好

三兄娶三嫂

大兄去杀猪

二兄忙宰羊

大伯头，小叔仔

敲锣打鼓迎新娘

新娘几时嫁

初一嫁初二生

初三抱子返外家

.....

简光光奋笔疾书，刚刚为海牙塔书写了一副“海出大笔手，天障小神山”的对联，正想歇口气，闻听耳旁飘来小女孩“初一嫁初二生，初三抱子返外家”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苦笑。小女孩也够天真的了，把结婚生孩子当成儿戏。捏个泥人也要好几分钟，生个小孩就那么容易？

这时，来了一位瘦弱的老中医。说他老，其实也就四十余岁。中医由于太瘦，个子又不高，除了长得笔直耸立的鼻子还挺阔有肉外，整个身子简直就是皮包骨，给人的感觉自然要比他实际的年龄大一些。

中医姓李，是海牙颇有名气的先生。海牙老百姓对有学问的长者如教师、医生等知文识字者都尊称先生。李先生虽是中医，对诗词歌赋却样样在行。他

人很耿直，常常不计报酬，甚至贴纸贴墨为邻里乡亲写状书，告发那些贪官污吏。

简光光敬重李先生，见李先生来了，就放下手中的笔，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条长凳，请他坐下，问：“李先生，你要写什么，我先给你写。”

李先生抬头望了望人龙，皱起了眉头，“等会儿等会儿，你先给他们写吧，我不急。不然，后面排队的人该有意见了。”

简光光眼皮眨也不眨，摆摆手，“李先生，没关系，我也没多收他们的钱。有意见可以叫别人写嘛。你说，写什么，念给我听。”

李先生听后不再推辞，略一沉吟，念出声来：

有鱼雁千行，传喜讯佳音，趁金风送来三秋鳞甲；
揽水天一色，别星光渔火，听玉笛吹遍十里江城。

简光光一手掠了掠掉在额前的一绺头发，一手抓起毛笔，往墨砚上蘸了蘸墨汁，赞赏地说：“李先生，你这副联拟得好啊。”

李先生抹了抹下巴，谦逊地应道：“哪里哪里。联拟得好，还得请你出手，那才算好。”

“好？好个屁！”

简光光摆好联纸，正要下笔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怔。他循声望去，只见人龙中跳出一个穿制服的公安。

这不是镇里大小孩子无人不知的派出所所长吴峰吗？镇里人家，晚上有孩子啼哭不愿入眠，母亲只要对孩子板起脸唬：“不睡，叫吴峰来，看你睡不睡！”孩子听到吴峰的名字就像听到老虎一样，立刻会止了哭，乖乖钻入被窝，蒙头而睡。

不过，吴峰并非什么凶神恶煞，只是读书不用功，却喜欢舞刀弄棒，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初中没毕业就去广西前线当了兵。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，他随尖刀排执行一次穿插任务，排长牺牲了，二十多人的尖刀排战到最后只活下来几个人。万分危急时，又有越兵围上来，吴峰内心虽然发怵，但转念一想，反正上战场横直都是一死，不如拼了，于是蹲下身子，装作要逃命的样子。一个小个子越兵不知是计，抢先扑来。吴峰凝神运气，猛然起身，一个扫堂腿就把小个子越兵踢进了河沟。高个子越兵见状，抡起枪托向他猛砸下来。他一闪身，

避过枪托，大喝一声，左手按住高个子越兵，右肩往下一压，右手食指、中指并拢，趁其不备，猛力插击高个子越兵肋部，用力勾拉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越兵肋骨断裂，整个人趴在地下。最后一个越兵一看，傻了，掉头就跑。吴峰正要追击，哪料越兵躲在一棵树后，反手就给了吴峰一枪。吴峰脑壳一闪，子弹划过额角，一股腥血当即就渗了出来。吴峰急了，抓起身上仅存的手榴弹向开枪的方向甩了出去……

枪伤，给吴峰额头上留下了一块疤痕。正是这块疤痕，成了他作为英雄光荣的标记。也正是这块疤痕，使他战后一下子从一名普通战士越级提升为排长。本来，部队要送他上陆军指挥学院，无奈他学历太低，只好安排转业，到海牙镇派出所当了所长。他把头剃得锃亮，因此更显传奇。

此时，尽管贵为一镇派出所所长，脱下军装到地方工作的他却没有特权思想，同样跟老百姓一起排队，好等舜等，等了大半个小时，才有点儿性急，眼见快要轮到自己了，忽见有人插队，不由得火起，三步两步，奔到四方大桌前，一把夺过简光光手中的毛笔，掷到桌上。溅起的墨汁把衣领喷黑了，他也全然不知，只是瞪着眼目视着简光光。

简光光年少气盛，考上了大学，却不被录取，对端政府饭碗的国家干部，包括像吴峰这样拿枪的同志早已憋了一肚子气，便歪着头，也把眼一瞪，“怎么？所长同志，大白天要抢劫吗？”

“哼！”吴峰拉长了的脸涨得通红，好久好久，才说出话来，“我问你，那么多人排队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吧，你写联，为……为什么不按顺序一个一个来！”

简光光踮直了脚跟，摸摸头皮，似乎要和吴峰比个高低，“吴所长，我这个写春联的，也不是国营的，靠的是自己手上功夫。手在我身上，我愿意先给谁写，就先给谁写，关你何事？”

吴峰把手插进裤兜，又抽了出来。

李先生急出一身汗，以为吴峰要拔手枪或者手铐之类，忙扯了扯简光光的衣袖。

简光光却没有丝毫胆怯，眼睛鼓胀胀地盯着吴峰。

吴峰摘下大盖帽，光秃秃的头皮上竟有了几滴汗珠，他用手帕擦了擦，又把大盖帽戴上，正了正，说：“大头光呵大头光，我在这里排队，可是等到屎尿都要流到裤脚了，你，你凭什么先给李先生写？”



李先生抖了抖手，紧张得手心直冒汗。

简光光眨眨眼，“我敬重李先生有学问，懂诗懂谜语。你呢，你会吗？你会我也可以先给你写！”

吴峰在众人面前被简光光抢白了一顿，脸不知放哪儿好，淤积在心底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，“谁说我不会，你出呀，出个谜语，让我也猜一猜。”

简光光眉头一皱，“吴所长，此话当真？”

吴峰没有了退路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只得应战，他下意识地又摘下大盖帽，攥在手里，扇起风来，“大头光，出题吧！”

想不到吴峰竟然应战，简光光一下子也出不了什么好谜面，便直视着吴峰，当目光与吴峰亮闪闪的脑壳撞在一起时，蓦然想起一条在公厕里看到的谜语，偷偷笑了，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吟道：

离地三尺一条河，
终日河水潺潺过。
不见牛马来吃草，
只见和尚去洗头。

李先生先是笑笑，当简光光吟到第三句时，不由得弓起食指，敲了敲简光光的头壳，不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简光光耸耸肩，不理不睬。

人群先是一阵沉闷的静默，继而哄堂大笑，翘首观望，等待着吴峰揭开这个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的谜底。

吴峰答不出来，脸庞憋得通红，习惯性地抚摸光亮的头，脱口而出：“娘她×！”

简光光拍拍手，对吴峰竖起了大拇指，“所长高明！所长高明！”

吴峰还没反应过来，李先生释然地吐出一口气，忙顺水推舟，“失敬，失敬。吴所长真乃文武双全。阿光啊，你还不快给吴所长写春联！”

吴峰不知自己歪打正着，见李先生主动走过来，也不客气，伸手同李先生握了握，谦让道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李先生瞅了吴峰一眼，顿了顿，“吴所长，你就别谦虚了。”

吴峰突然纳闷，自己刚才只不过说了句口头禅，难道答对了？他抬眼环顾四周，人群再次爆发出戏谑的声浪，这才意识到被简光光耍弄了。

李先生想请吴峰到长凳上坐一坐，但眨眼工夫吴峰已消失在人群里。

此刻的吴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大头光这小子竟敢变着法子当众羞辱自己，这还得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得想个法子收拾他。对，镇里不是发现有人向台湾电台写信吗？那可是敌台，大头光又有台湾关系……好，就这么办！先叫这小子春节在牢里待几天，等逮到了真正的罪犯后再说。

大年三十夜，简光光陪父母在家里围着炭炉，喜气洋洋地吃着团圆饭。酒杯刚刚端起，就传来一阵急促、杂乱的脚步声。紧接着，闯进两名警察，要铐走简光光。

简光光毫无心理准备，嘴巴张得老大，“你们，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警察硬邦邦地砸出一句话：“你是简光光吗？”

简光光点点头，“是，是，我是简光光。”

说话间，简光光两只手已被铐上。“是？是就跟我们走一趟！”

简光光挣挣手，一扭动，手铐铐得更紧，“我，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放老实点儿，看你以后还敢给台湾电台写信……”

简光光傻了，“我，我没有呀！”

“有没有，到了里面再说……”

就这样，简光光被投到县看守所去了，但接连几个月，也不见有人提审。

看守所所长是马才气的姐夫，知道简光光是妻弟的好同学，也知道他被关进来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审，就觉事情有点儿蹊跷，便常有意安排些事情给他做，实际上是让他好打发日子。这时候，看守所来了一个大书法家，是因为画裸女被抓进来的。于是看守所所长就又安排简光光同大书法家一起，负责所内的宣传栏。跟大书法家日子久了，大书法家言传身教，简光光的书法就有了长足进步，甚至闪闪发光了。

一年后，公安部门抓到了真正的犯人。简光光被无罪释放。

跨出看守所大门的瞬间，简光光回过头，朝看守所黑漆漆的门洞看了一眼，一时间，竟茫然不知何往。

会写几个毛笔字，又不能当饭吃。今后出路在哪儿呢？

在海牙，青年人的出路不是拼命考大学，就是想办法去当兵，最后一条就

只能是跟父辈出海打鱼了。因此改革开放之前，有少数一些人驾着小渔船，冒着被风浪打翻葬身鱼腹的危险，偷渡到香港谋生。

简光光脑袋大，认准一条死理，行船走马三分命。当渔民，海里来、海里去，一身鱼腥味，难有大作为，且有裹身鱼腹的风险。偷渡到香港，有叛国投敌之嫌，那是低层次者所为。自己好歹也读了八九年书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看起来只能当兵去了。

可是，要当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海牙没事做的年轻人多，想报名参军的人多着呢。况且，这一年兵种是虎门水兵，水兵相对陆军待遇好，还可以学习一些专业技术。消息传开，征兵那几天，镇里武装部的门槛差点儿被人踩塌了。找武装部部长，找接兵的首长，按社会行情意思一下，起码也得送几条好烟几瓶好酒。简光光爸妈没钱，家里养的一口猪还小，只有七八十斤，还不能作肉猪卖掉换烟酒钱。

这可苦了简光光，名是报了，体检也通过了，政审也不像两年前高考时那么严格了，可那红光闪闪的入伍通知书搁在武装部部长许可的抽屉里。

许可跟吴峰是出生入死的战友，一些不认识许可但又跟吴峰有交情的人，便把好烟好酒送给吴峰，请他跟许可疏通。简光光知道这个信息后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一年前，自己被吴峰公报私仇坐了班房，心想，出这口恶气的时候到了。

吴峰的单身宿舍在派出所院里的一排平房内，这个人比较大意，平常不锁门，有人送礼给他，就随意往茶几上堆。

简光光有一个堂哥，在镇邮电所当邮递员。一天，简光光得知许可跟吴峰去一个征兵对象家喝酒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便趁堂哥没留意，偷偷背起绿邮包，骑着邮局专用的单车，装扮成邮递员，混进派出所，找到了吴峰的宿舍。

简光光大大方方，从邮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走近吴峰的宿舍，咳嗽了几声，确认宿舍里没人，便迅速进屋，抓起搁在茶几上的四条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塞进邮包，抽脚离去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简光光瞒着父母，腋下挟着用旧报纸封得严严实实的香烟，来到许可的家门口。

许可还没起床，简光光蹲在门槛上干等着，心里扑通扑通乱跳。

活该简光光没有当兵的命，还没等到许可出来开门，吴峰已踩着单车冲过来。

原来，吴峰昨晚喝酒回来，发现丢了烟，眼珠一转，就想到了简光光。也许，这就是简光光命里的所谓克星吧。

吴峰远远看见简光光手里拿个方方正正的东西，心想必是香烟无疑，就从单车上跳下来，气冲冲地掏出手铐，冲过来一把抓住了简光光的手腕。

简光光还来不及眨眼，双腿就已吓软了。

但吴峰只举起手铐，在简光光眼前晃了一下，就把手铐又挂回到腰带上。他看了看简光光，松开他，弯身捡起丢在地上的香烟，又起身一把把简光光推到墙根，拳头举起，刚要抡过去，犹豫了一下停在半空，慢慢松开，张成手掌，抹了抹简光光的脸颊，“大头光，你吃了豹子胆啊，千人万人不偷，竟敢偷到我的头上！”

简光光回过神来，见吴峰并没像料想的那样凶狠，想起被他抓到看守所，一肚子怨气袭上心头，双脚不由得慢慢挺直，胆子也大了，“不偷你偷谁，别人我还懒得偷呢。反正，你那几条烟也不是自己买来的，你能抽，别人就不能抽？”

这就怪了，偷东西还振振有词！吴峰松开的手立刻又握成了拳头，但想到简光光仅用谜语损了自己一下，就把人家送进了看守所，也确实过分。人家现在偷香烟报复一下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，偷香烟还是为了做礼品活动去当兵。看起来这小子有血性，敢偷派出所所长的东西，还算有胆量。抓他就免了，当兵就算了。想到这儿，吴峰放缓了口气：“大头光，你还不走，愣着干什么？”

简光光迟疑一下，竟摆出一副死猪不畏烫的架势，“什么？让我走？不抓我到派出所去了？”

“抓你去派出所，你以为牢里有金块捡啊。你的眼睛是不是被精虫糊住了？”听了简光光的话，吴峰又气又好笑，心想这小子毕竟嘴上无毛，也就原谅了他，没好气地斜他一眼，转身骑车走了。

简光光眼见吴峰的背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掂了掂脚尖，挑起地上一块瓦片，狠狠飞出一脚。瓦片如离弦之箭，带着一腔怒火，也带着满腹疑惑，向吴峰骑车而去的方向飞去。

简光光没有向敌台写信，却被投入了牢里，现在偷了吴峰的香烟，倒只被骂了一句“眼睛被精虫糊住”就没事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

简光光开始直面社会，思索人生了。

眼睛被精虫糊住了？

他娘的，这吴峰不是存心骂人吗？这样的人可以当保一方平安的派出所所长，提拔他的人，眼睛才真是被精虫糊住了！简光光摇摇头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几年后，龙鹏经济特区举办青年书法大赛。简光光闻讯，心头一动，借了几十块钱做路费，就动身前往龙鹏参赛，想看看能不能从此改变命运。

早几年，龙鹏还是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小渔村，到处是大片的海涂、荒地。经过短短几年建设，竟长大了，长高了，竖起了一幢幢美丽的建筑，一片繁华景象。

车到龙鹏，简光光来不及欣赏现代化的繁华都市，便直奔大赛现场。

大赛现场，人头簇簇，墨香四溢。轮到简光光出场了，虽然他来自乡下，但由于有深厚的书法基础作底，却也毫无怯意。只见他握笔在手，屏神运气，转瞬间就在泛着墨香的宣纸上挥洒出“腾飞”两个大字。

在一片喝彩声中，比赛主评委、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区文联李秘书长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小简，字写得不错、不错呀，很有气魄。看你这字的神韵，很有可能拿到好名次……”

听到领导的夸奖，简光光兴奋得犹如马蹄在心坎奔过，连声说：“谢谢领导夸奖，谢谢领导夸奖。”

“这次大赛，如果得了一等奖，还可以考虑招进文联……”秘书长有意无意地瞅着简光光，轻声说。

“什么？可以来龙鹏工作？”简光光将信将疑，握住李秘书长柔软的手，久久不放，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。

李秘书长好不容易抽出手，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散发着淡淡香气的名片，递给简光光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小简，晚上有空儿，到我家来喝杯茶。喏，名片上有我家的电话、住址。”

简光光年少不懂事，以为李秘书长客套，忙恭敬地接过名片，弯着身子，说：“谢谢，谢谢……不敢打扰。”

几天后，大奖赛揭榜，简光光挤在一大堆人里，踮起脚尖，睁大眼睛，寻找自己的名字。当眼光掠过一等奖获奖名单时，他脑袋嗡的一声，一等奖与自己无缘，就连二等奖也与自己擦肩而过。最后，他只在密密麻麻的三等奖名单

的一个角落里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

直到此时，简光光才猛然想起李秘书长邀他做客时的那种神情，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赛场之外的活动。但话说回来，就是当时能理解了秘书长的言外之意，囊中空空的他又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活动呢？他妈的，特区不是唯才是用吗？怎么也有这种小人！

一等奖第一名，是位穿着吊带裙挺摩登的北方小姐。

领奖时，简光光注意到小姐脸型圆润，双眼妩媚，胸前一方玫瑰红丝巾，一对乳房包装得挺身欲出，他这才明白。谁叫你“腾飞”，你“腾飞”了，到哪儿找你？你看人家小姑娘多心细，写的是“拥抱”！

“拥抱”多有血有肉、实实在在！

从颁奖会场回到文联简陋的招待所里，简光光身上只剩下一张回老家的车票钱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他喝了一大杯凉开水，准备打道回府。这时候，李秘书长找上门来，请他到莲花村酒店喝早茶。

简光光正饥肠辘辘，便没推却，进得酒店，一落座，就夹起一大节白切鹅肠塞进嘴里，心想，这姓李的把我该得的名次给了那北妹，现在来请喝早茶，也算是“负茶请罪”了。于是，气也消了，转转眼珠，他说：“李秘书长，谢谢……你来为我送行啊？”

李秘书长抹了抹粘在胡须上的油花，说：“谢什么，谢什么。我不是为你送行，相反，还要请你留下来……”

简光光捏起一个莲蓉包，咬了一大口，把剩下的一弯月牙搁到盘子上，盯着李秘书长，不解地问：“请我留下？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？！”

李秘书长欠起身，给简光光添了些茶水，“是这样的，大安搭棚队一个姓古的包工头，是个书法爱好者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刚来这里时，当打工仔，上棚搭脚手架时摔下来，右手被截掉了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，只留下拇指和尾指。后来，这打工仔成了老板，可这劫后余生的拇指和尾指，却只能点钞票，不会摇笔杆了。”

简光光像听故事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落在李秘书长圆鼓鼓的肚皮上，猜测着他说这话的用意，也就没有答话。

李秘书长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了下去，“古老板昨天参观了书法展览，

非常赞赏你写的‘腾飞’两个字，所以，要我请你给他们的大安搭棚队书写一副对联。”

大安，大安……

简光光嘴里咀嚼着“大安”两个字，越嚼越觉得不是滋味。一个小小的搭棚队，求写一副对联，我若随口答应，岂不太掉价了。再说，他们“大安”了，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安呢！

想到这儿，简光光面露阴云，转身告辞，准备离席。

李秘书长急了，忙站起身，拦住了简光光，“小简，你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简光光并非真的要走，只是想试探一下李秘书长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，便从容一笑，“没什么，方便一下。”

李秘书长松了一口气，抬起手腕看看表，问：“大的，小的？”

简光光歪过脖子，咧了咧嘴角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……”

李秘书长如释重负，目送简光光进了洗手间，然后转身，咽一口乌龙茶，点头道：“小便可，小便可。”

半根烟的工夫，简光光转了一圈回来，想起李秘书长着急的样子，笑了，“官司也不如屎尿急呀。李秘书长，刚才你这么急干嘛？”

李秘书长仰靠在椅背上，“我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你不知道，大安搭棚队最近在争取三十几层高的华商大厦脚手架工程，古老板今天中午陪华商大厦筹建处副主任吃完饭后，筹建处副主任要去察看搭棚队实力。可是，他们队里连一块牌子都没有。古老板急了，你看你看，天还没亮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指名道姓要我请你给他们队部写副对联，上联是‘大厦拔地节节高’，下联是‘安府凌空步步高’，横披两个字‘大安’。无论如何，这副联要赶在筹建处副主任到那里之前写好，贴在队部门院上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简光光抬起头，揶揄道，“这么重要的对联，还是去请你那个会‘拥抱’的北妹吧！”

李秘书长倾着身子凑过来，拍拍简光光的手背，满脸堆笑，“小简，噢，不不，是简老兄。简老兄呀，你就不要难为我了。”

简光光想说什么，又把快要出口的话吞了回去，他顿了顿，一语双关道：“在这餐桌上，叫我怎么写，白写吗？”

李秘书长见简光光应允了，忙向服务小姐招手示意埋单，嘿嘿一笑道：“你